

# 把「港獨」問題說清楚

近日，接連有機構發表有關「港獨」的民調，支持及反對「港獨」者對民調結果各有解讀，各取所需。然而，民調結果只是一堆簡單的數字，「港獨」茲事體大，不能就此簡單分析。任何負責任的議政者及傳媒，都有必要把「港獨」問題說得清楚全面，不能含糊。

先談談最近發表的兩個民調。香港大學《學苑》發表的「政治與抗爭」民意調查結果，宣稱有41%的受訪者支持香港「獨立成國」。這個數字無可否認是令人「意外」的，亦因此吸引一些傳媒輿論的目光。然而，當我們看到一些民調結果，尤其與一些常理觀感出入甚大時，一定要分外留意這個民調背後的產生方式。

## 「港獨」民調站不住腳

根據《學苑》所載，這次問卷是在今年6月31日至7月11日期間，成功邀請了385位港大學生登入內聯網填寫網上問卷。根據港大網站數據，目前在港大就讀的學生（包括所有課程）有接近3萬人。假設《學苑》將問卷發至全體學生，最後只有385位成功完成問卷，成功「回應率」只有約1%，實在非常低。根據這種方法做出來的結果去分析，容易出現所謂「無反應偏差」。這就是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」的現象。例如，願意幫手做《學苑》問卷的，可能都是《學苑》的讀者群。大家都知道，《學苑》近年成為港大鼓吹「港獨」的旗手，大談「香港民族論」「香港建國」，這次調查的結果可能只是反映《學苑》積極「播獨」的效果。若然以此去推論有「4成」港大學生以至香港大

學生支持「港獨」，不但從研究嚴謹性角度看站不住腳，對大部分反對「港獨」的理性香港大學生而言，也不公道。

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民調，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。當中問及2047年後香港的前途問題，有17.4%的受訪者「支持」香港獨立；同時有3.6%認為在可見的將來，香港獨立「有可能」發生。

中文大學的調查在方法方面比《學苑》嚴謹得多（建議《學苑》應跟從事民調工作的專業人士多加學習），有用隨機抽樣，回應率有43%，最後也有作加權處理。唯一值得斟酌的是其受訪對象包括了15至17歲的市民，與大多數民調訪問18歲或以上市民的做法不一樣，可算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「獨家」做法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，一個15歲的少年，當被問到「你支持或反對香港『獨立』」？他們會用什麼認知、知識和經驗去回答？大家都有過類似體會，對於15歲的少年來說，將邁向成年階段，對個人未來「獨立自主」的生活總有無限憧憬，對父母權威的管教總有幾分反叛，對他們來說，支持「獨立」是天經地義的。然而，個人獨立與香港「獨立」是兩個差距甚遠的問題，而要一個未諳世事的少年回答後者，只能套用一句網絡用語：「少年，你太年輕了。」

坦白說，不只是少年，就算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，要回答是否支持香港「獨立」，也不是簡單的事。這就不是個別研究是否嚴謹的問題，而是民調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局限。因為，單從數字，我們不能夠知道受訪者是考慮了什麼因素後而得出相關意見，也不知道受訪者對「港獨」的概念是否一致。這些民調數字一發表出來，就容易引起人們



## 指點香江

張志剛

討論，但往往沒有把問題說清楚。目前，討論香港前途問題就有兩大誤區：一是對「一國兩制」的誤解，只偏於認識香港的「一制」；二是對「港獨」的浪漫，當討論「港獨」時抱有太多錯誤想像。若不處理這兩個誤區，只以民調數字去討論香港前途問題，將會非常危險。

## 誤導青年「燈蛾撲火」

先說第一個誤區，平心而論，「一國兩制」雖已實踐了接近二十年，當中有着不少成功經驗，但港人對「一國兩制」的認識尚有偏差。用最簡單的說法，「一國兩制」基本有三個元素：「一國」「內地制度」「香港制度」。過去，香港大多數人都抱着「井水不犯河水」態度，將「一國兩制」視為「隔離區」，生活經驗局限於「香港制度」；對「一國」的主權觀念、歷史文化以及「內地制度」的設計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發展，所知甚少，甚至不願去了解。三個重要元素中，只知其一，對「一國兩制」可謂連「一知半解」都談不上。更何況，了解「一國」與「兩制」只是基本功，「一國兩制」的精要在於「一國」之下，「兩制」之

間的協作，發揮各自的優勢。例如，廣東自貿區中的「前海」，其發展正是朝着深港合作的方向努力，尚有不少值得大家探討實驗的空間。在對「一國兩制」存有嚴重認知偏差下，就對2047是否繼續維持「一國兩制」表態，答案自然不可作準。

再談第二個誤區，就是一些支持「港獨」的人往往對「港獨」有種浪漫的想法。有時候，浪漫是青春的，是美好的，但如燈蛾撲火一樣，浪漫在現實之中，往往會造成傷害。最近，「港獨」的浪漫表現為立法會參選事件。一些明確主張「港獨」的人士，打算參與立法會選舉，最後當然被拒諸門外。說其浪漫，是因為「港獨」人士與其支持者竟然「異想天開」，認為可以在建制之內宣揚「港獨」主張，甚至走入建制参政，取得權力。《基本法》第159條指明，「本法的任何修改，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」，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，不會容許香港獨立。故此，想在建制內推動「港獨」，根本是「想得太多」。

在破解以上誤區後，「港獨」的形態表露無遺，就是「得不到中央政府同意的單方面分離運動」。在法理框架下，「港獨」不可能「和平」發生；在中央的堅定意志面前，「港獨」更是無可進之路。所以，對「港獨」抱有想像的人，千萬不要再拿新加坡及蘇格蘭作比較。新加坡是被馬來西亞聯邦踢走的；蘇格蘭獨立公投是得到英國議會同意和授權的。若真的要比較，就要看看同樣是單方面硬幹的分離獨立運動，北愛爾蘭就是一例：動亂30年，死傷5萬多人！再找個例子，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游擊隊也是一個「搞獨

立」的悲劇。所以，把「港獨」問題講清楚，對香港更好。

## 釀成悲劇親痛仇快

當然，本人所提北愛爾蘭和斯里蘭卡的例子，也有很多人知道，但他們不提。因為對於「真正」搞「港獨」者而言，其實不是真的想「港獨」，而是利用不清不白的空間，在搞「港獨」的過程中，爭取自己的政治利益。弔詭的是，正因為「港獨」不可實現，他們才可「長搞長有」；可恨的是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有一些人就這樣被他們騙上戰車，成為馬前卒。例如上述《學苑》的調查表示，有31%的學生支持以武裝革命追求「港獨」。雖然，調查欠缺代表性，但起碼反映了的確有這種學生存在。這類人不用太多，已可造成社會悲劇，令親者痛、仇者快。

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，要正面回應這些誤區。所以，就立法會參選資格的問題，下至選舉主任，上至特區主要官員，都明確表態，作出決定，提倡「港獨」者不能參選立法會議員。破解誤區也不只是制度層面的事，在制度以外的平台，如大眾傳媒、社交生活，「港獨」誤區的影響更為深遠。特首當年點出《學苑》播「獨」，不是要令其禁言，而是要令其原形畢露，使其觀點接受公眾的批判，令當中的錯誤主張可以被及時糾正。最重要的是，把「港獨」問題說清楚，也不只是特首、特區政府以及本人作為議政者的事，而是每一個愛護香港、珍重「一國兩制」的市民，應有之義，可盡之責。

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（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）

# 郭榮鏗對法律界「零貢獻」



## 法律思維

錢志庸

本屆立法會法律界選舉有兩位候選人：女律師文理明及公民黨成員郭榮鏗。現年38歲的郭榮鏗，雖有能力作為一名律師，但筆者疑惑，他是否有足夠人生經驗成為稱職的立法會議員？他以往對法律界又有多少貢獻？

郭榮鏗34歲時首次參選立法會議員，當時他年紀尚輕，對法律界未有任何明顯的貢獻。或許當時他頂着「公民黨」的銜頭，擊敗了為業界貢獻良多的前律師會會長王桂壘律師。一直以來，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都為業界爭取過不少權益，但郭榮鏗卻鮮有參與，至今在立法會也沒有什麼建樹。

筆者明白，作為公民黨成員難免有政治包袱，不得不考慮黨性和政治因素。不過，既然作為法律界議員，把黨派意願完全凌駕於業界和社會大眾的利益之上，確實是不可理喻亦無法接受。

在修訂《版權條例》一事上，郭榮鏗更無視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贊成通過的意向，他只依照公民黨的政治取向投反對票。不論筆者以何種身份來看待此次修訂，亦徵詢過一位熟悉版權法的美國律師的意見，香港現行的《版權條例》實在比很多國家落後，有需要加以修訂，以增強外商在港營商的信心。

筆者在半年多前曾發表一篇文章，指出郭榮鏗在缺乏實質證據和分析下，以個人感覺妄下判斷，指李波事件「好得人驚」。他

又把高鐵「一地兩檢」和李波事件混為一談，說害怕內地執法機關在港執法會破壞「一國兩制」，但另一邊廂，卻又鼓勵外國勢力干涉香港。郭榮鏗作為專業人士，遇上法律問題只懂得像小孩大喊「好驚」，說話無建設性，實在可笑，有負大眾對專業人士的期望。

郭榮鏗所屬的黨派也是一片混亂。在關於改革醫委會的《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二讀時，公民黨竟出現三種投票取向。可見其內部立場分裂，將關乎民生的議題當兒戲。

世上沒有任何人做事必定是對，也不會必定是錯。不過在郭榮鏗眼中，似乎任何香港政府的施政策略都是不對的。如果政府多年來一直施行錯誤政策，香港早就淹落了。認為別人永遠是錯，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觀念。依筆者所見，在任何一個團體當中，總會有些人喜歡事事挑戰，諸多挑剔，以求展示自己的存在價值。這些人往往就是最沒有貢獻的一群，從末能夠提出任何實際有益的建議。筆者認為，這就是公民黨和郭榮鏗在團隊中慣常擔當的角色。

郭榮鏗盲目反對政府，對法律界幾近零貢獻，身背政治包袱、不理會業界的聲音，如此而言，哪有資格再次參選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呢？

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，律師

# 確保學生不受「獨」害

## 港事港心

姚榮鈺

姚姚

基本法權威、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嚴正

又及時地強調，對於「港獨」必須要有兩個底線原則：第一，一定要禁止主張「港獨」的人進入政權機構，進入立法會絕對不可以，包括進入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構也不可；第二，不能毒害青少年，不能讓「港獨」進入中小學。說得不折不扣，「港獨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。

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。」本港每一個父母家長、學校教師，都有捍衛「一國兩制」和尊重憲法、基本法的神聖責任，因而務必要不走樣、不變形地守住上述兩個底線原則。要拒「港獨」於校門之外，確保莘莘學子不受一點一滴「獨」侵「獨」害。

筆者以為，「港獨」的「獨」爪既然伸向中小學校，我們正好於基層，把興情彙集分析機制健全，做細做實，眼明心亮就有底了。特區政府和特首必須狠下決心、肯花氣力，把「港獨」「化解在基層，解決在萌芽狀態」。

作者分別為香港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創會會長、秘書長

「獨裏獨外」的「獨獨學子」梁天琦啊！

近日梁天琦潛水，變色「獨」龍卻浮出水面，直向本港各個中小學校園伸出「獨」爪，妄圖拷貝出新生代的「梁天琦」來。

「獨」龍既然伸向中小學校，我們正好於基層，把興情彙集分析機制健全，做細做實，眼明心亮就有底了。特區政府和特首必須狠下決心、肯花氣力，把「港獨」「化解在基層，解決在萌芽狀態」。

作者分別為香港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創會會長、秘書長

# 民主黨進退失據敗象已現

## 有話要說

方靖之

今屆立法會選舉是歷來戰況最激烈、戰情最複雜、戰果最弔詭的一屆。要取得佳績，除了候選人的質素、政黨的實力之外，排兵布陣更是勝敗關鍵。然而，以筆者觀察，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，以民主黨布陣用兵最差，主要是四個字：進退失據。過去民主黨經常被批評為大佬文化嚴重，老將堅拒讓位，讓甘乃威四十歲人，也要以第二梯隊自居。本來，民主黨今屆推黨內新人接班無可厚非，但又過猶不及，要不死命不讓新人上位，要不一併將所有新人，不論其水平能力如何都推上位，結果是濫竽充數，出現了這次多張參選名單民望欠佳的困境。

必須清楚的是，過去幾屆立法會選舉，民主黨在多區都有超過一張名單出選，但這次卻是五區都只出一張名單。按道理票源將會相當集中，議席是十拿九穩。儘管如此，多名民主黨新人的民望仍是慘不忍睹，當中主要問題是候選人水平不足，支持者未必會含淚投票。就如尹兆堅、林卓廷、許智峯，都是扶不起的阿斗，要由何俊仁、劉慧卿、單仲偕好像「保姆」般對他們管接管送、陪伴在側，甚至在選舉論壇上也要代他們回應質疑，處處呵護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這些新人都是「廖化作先鋒」，根本擔不起領軍的重任。但民主黨卻為了趕年輕化的潮流，將這些不夠格的人全部推上台前，不但失去了開拓票源、增

加議席的機會，更隨時將民主黨的老本輸掉。

民主黨在「超級區議會」的布陣錯誤更大，竟然排出了一強一極弱的名單。一個是連任多屆，知名度極高的涂謹申，一個卻是網絡愛情小說家，但去到現實世界就無人認識的區議員鄭俊宇。這個排陣的結果只有一個，就是民主黨支持者票會大量集中到涂謹申身上，令涂得票極多，相反鄭俊宇卻會低票落敗。民主黨雖然有不少椿駒，但「超區」最重要的是知名度，很多人連鄭俊宇是誰都不認識，其選舉文宣又充斥着一般市民不明所以的網絡語言，如此小衆，還何選「超選」？

現在民主黨正全力配票，做法就是全力催谷鄭俊宇，將原來分配給涂謹申的票源和選區都撥給鄭俊宇，以主要的組織票「保鄭」，以實現「超區」取兩席的目標。雖然，目前涂謹申支持度較為穩定，按此情況應可取得一席，但世事無絕對，政治一日已經太長，選舉的支持度可以大起大落。若然現時民主黨開始將宣傳力及焦點放到鄭俊宇身上，意圖「過票」給鄭俊宇，卻隨時會令涂謹申出現以往常見的「高開低收」現象

，在調查之初有相當高支持，但隨着選舉臨近卻轉弱，甚至最終倒灶。最佳的例子就是上屆新界西的李永達，雖民調一直不俗，甚至「豪爽」地將其部分選區及票源撥給其妻陳樹英，結果雙雙落敗。

從涂謹申的角度，現在本已經穩勝，如果分票予鄭俊宇，最終得票將難以估計，隨時可能因救了鄭俊宇而連累了自己。在議席大過天之下，涂謹申會全心全意地過票，為鄭俊宇助選嗎？答案其實顯而易見。民主黨今屆立法會選舉布陣失誤、對新人又揶苗助長，加上「港獨」立場曖昧，惹來中間選民反感，選情恐怕不樂觀。



# 中韓關係向何處去

## 中國周邊

延靜

「薩德」問題鬧大，中韓立場對立，眼下人們最為關心的是，曾經發展十分順暢的中韓關係，今後會走向何方？

中韓建交24年來，雙邊關係確實發展驚人。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，不斷增加。各領域交流合作十分活絡，特別是年度貿易達3000億美元，人員來往年度逾千萬人次，為世界所罕見。去年，韓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，朴槿惠總統出席了北京9・3閱兵式，更引起世界注目。人們對中韓關係的前景曾寄予厚望。

但今年以來，中韓關係發展面臨重要節點。緣起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和其後頻繁試射彈道導彈，半島緊張局勢驟然升溫，美國看到有機可乘，肆意渲染朝鮮挑釁威脅，與憂慮加深的韓國一拍即合，遂於7月8日宣布在韓國部署「薩德」以應對朝鮮，引起世界的關注和不安。

韓國本來在相當期間對參與美國攔導體系和部署「薩德」問題持十分慎重的態度，深知這一問題涉及中國戰略安全利益，不得輕易觸及。但隨着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加劇，韓國立場逐步後退，完全拋棄「不參與、不引進」方針，最後發展到與美

國共同宣布在韓國部署「薩德」，並稱它是保護韓國民衆安全和利益發展的「最佳方案」。

中國不是沒有提醒過韓國。早在一年多以前，中國就通過各種管道公開闡明，在韓國部署「薩德」，損害中國戰略安全利益，中國堅決反對。這一立場也曾與韓國高層官員面對面表述過。但今天看，沒有引起韓國的高度重視，韓國更沒有估計到中國在涉及戰略安全利益的原則立場不會後退。

韓國外交歷來以對美關係為主，與中國建交後仍然根據自身需要，妄圖軍事安全上依靠美國向朝鮮施壓，經濟上依賴中國求得發展，在中美之間慎重選邊。這次韓美共同宣布在韓國部署「薩德」，表明在應對朝鮮可能的挑釁方面，韓國已與美日完全站到一起。本來對日保持較高警覺的韓國，不久前宣稱與日共享有關朝鮮的

情報，也足以說明這一點。

目前，中韓關係處於重要拐點。「薩德」紛爭表明，中韓互信脆弱，本來在一些問題上也缺乏深層共識。經濟關係發展雖快，但缺少政治基礎。回頭看，雙邊關係發生問題，也並非完全偶然。

「薩德」問題出現後，朴槿惠度日如年，她自己也承認，幾乎沒有一天不受到「指責」。在預計「薩德」部署地星州持續掀起反對部署浪潮後，朴槿惠迫於壓力表示，如星州不合適，可選擇另一地點。韓國外長尹炳世在談及中國的「報復」時也說，不要忙於下結論。但韓國決意部署「薩德」立場未變，近日還通過韓國駐華大使金章洙向中方轉達其立場「堅定不移」。

人們不希望中韓關係出現重大變故，寄希望於中韓高層領導會晤。9月初，G20峰會在杭州召開，預計朴槿惠將按慣例參加，如習近平與她會晤，可就「薩德」問題深入交換意見。時間緊迫，雙方事先作好充分準備是為關鍵，也決定會晤取得何種成果。筆者希望中韓關係渡過這一艱難時刻。

原資深外交官